



陕西北路上的这家由老洋房改造而成的 Light & Salt Daily 光与盐，开了已有三年多，是陕西北路上著名的“老网红”之一。摄影 / 孙中钦

筑的同时，还受到了德国花园城市建设概念的影响，使其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建筑的经典。

什么样的房子该留下，什么样的房子该拆迁，有没有标准？

该留下的房子，一定有其价值。9 月 13 日被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特聘为上海“建筑可阅读”宣传大使的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徐锦江说：“如果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，记忆的器官，那么建筑就是一个有形的容器和器官。对建筑的诠释和理解过程，就是赋予它全新生命和意义的过程。”长宁区有丰富的可阅读建筑资源——121 处历史保护建筑、72 处文物保护单位、900 幢洋房，以及三条永不拓宽的马路，它涉及四个历史风貌区，名人多、弄堂多、故事多。这里特殊的历史地理，是一笔催生提高市民审美能力和文明水平的财富，还能发展出抓地性强的文创产业。这些建筑当然该留下来。

至于什么样的房子该拆了？孙甘露说，棚户筒屋，甚至比较陈旧、居住条件无法改善的石库门房子，有一部分是可以拆的。上海老建筑研究者娄承浩曾告诉记者——二级旧里以下，

拆吧。

一座城市，能够留下来的、可阅读的建筑是如何诞生的呢？郑时龄认为，优秀的建筑需要全民的扶植和培育，需要全民的呵护。要在全社会营造爱护建筑、尊重建筑师、尊重文化、尊重艺术的氛围，也需要建筑批评来沟通建筑与建筑师、建筑与公众、建筑与社会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诞生被选中来承担历史使命的时代建筑。

郑时龄特别举了金茂大厦的例子。1995 年，正是由于评委力排众议，才使 SOM 事务所的方案得以中选，金茂大厦今天才会列入最优秀的当代建筑之一。由此，也奠定了浦东陆家嘴的样子。上海市民也将金茂大厦视为上海建筑的又一幢得意之作。

“要让更多的建筑可阅读，这取决于一座城市上上下下对于建筑价值的认可。”郑时龄表示。建城，终究是在建筑的空间里注入人的活动，把人的因素纳入建筑空间，由此，才能让更多的建筑更长久地被阅读下去，才会有一座城市更美好的样子。■